

## 《六朝麗指》韻律今箋(六則)

馮勝利

**內容提要** 了解韻律有助於明白古人文論詩話的旨趣。現通過韻律的角度對《六朝麗指》中的部分論述加以箋釋，發明其意。

**關鍵詞** 六朝麗指 韻律 箋

**【箋旨】**夫文學之難通者，語言也(今人文學研究多重思想歷史而鮮及語言形式，或因此歟?)；文論之難解者，韻律也(西儒巨擘有詮譯《文心》而獨遺《聲律篇》者)。是故韻律明，而後古人文論詩話之旨可得而明。不惟厥意可得而說，其所必者亦可以探幽解疑；不特論者所以之意可得而解，其所論者也可因之而有所發覆。曩者因治韻律詞法句法而兼及文體，又緣文體而及文論韻律；每有會心則筆之自娛。今蒙蔣紹愚先生七十華誕紀念文集徵稿於鄙，無以為贊，聊奉芻蕘而忝為敬賀也。夫先生之學，前矣！廣矣！上古之義素析解，先生導夫先路；中古之語法嬗變，先生推助其波；詩歌之句法詞彙，亦先生肇始其風也。晚生宿蒙沾溉，獲益饒多；今以韻律箋文論(孫德謙《六朝麗指》)，無乃學先生“詩歌語法”之步歟？然而非耶？奉此以就教焉。

一、《六朝麗指·一》：“蓋言文須奇偶相生，方成為文。……近世桐城一派，且以對偶詞句不得搖其筆端，為古文之大戒……吾謂文無駢散。……刪除複語，純用單行，未嘗不辭簡而義足……然文則索謨無生氣矣。文之有駢體，所從來者遠。”

**【今箋】**駢散之爭，由來久矣。今知韻律乃奇偶之母，奇偶乃漢語之魂(參《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第六章》)。基於此，天然成文必奇偶兼行。明其源，則駢散之爭自熄。雖爾，單雙之性不同，駢散之用亦異，今之論文者宜乎其厝意於此也。以鄙觀之：散基於說，駢出於詠；散便於寫行具事，駢長於列景寓情，此所以史書記事不用駢文而頌景抒情鮮以散語也。學者執此兩端可以窺其必然。若夫描述行事之散者，易之以駢語則臃窒隔隘難以成文；反之，抒情狀物之駢者，若刪其駢枝而純用單行，則孫氏所謂“索謨無生氣”者矣。複語駢枝自有其用：句法逡複猶詞法雙疊——“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併吞八荒”可比之於車之麟麟、馬之嘯嘯，雷之轟隆隆、雨之嘩啦啦——皆壯聲色、強效應；惟體有雅俗，德兼異用而已矣。時至於今，駢散之爭雖已熄，駢散之用猶未明；此當代語言文學所當致力發覆者歟？

二、《六朝麗指·三》：“昔之論詞者，謂詞當上不入詩，下不墮曲，其說精矣。余嘗謂作為駢文，亦不可無分別。……駢文宜純任自然方是高格。”

**【今箋】**今人論駢文，意雖不在仿作，但前人所說‘上焉、下焉’者，必取之為研習標本，此語言文論研究者不可稍忽者也。其“上焉”者宜為典型、其下焉者或為變例，凡古文體皆如是觀，不獨詩詞曲賦然也。孫氏所謂：駢文高格，宜純任自然，此相對律賦而發。律賦駢文自屬兩體，所謂“局於官韻，引用成語自不能不顛倒其字句。行之駢體則不足取矣”。然而，若比

照‘其上不入詩，下不墮曲’之“詞體”而言(李漁《窺詞管見》)，駢文又當居於何位？竊謂：就“詩”而言，詩、詞、曲爲一類；就“文”而論，古文、駢文、律賦爲一類。其所以別之者，“語體韻律”爲其界畔圭臬也。所謂“語體”者，成於口語、典雅兩極之和(亦即正式與非正式之對立，參拙作《論語體的機制及其語法功能》，未刊稿)；而所謂韻律者，亦成於(輕重)懸差、(相對)平衡兩極之對(節律學 metrical phonology 中所謂“相對輕重律 relative prominence principle”的必然結果)。口語天籟，必輕重懸差；莊雅正式，無往而不前後平穩。今軌則一立，文體、語體及韻律三者，既可分別部居，一一入彀，亦可宮商調配，依類而別；譬如：

	典雅體	平衡律	口語體	懸差律
詩	+	+	-	-
詞	+	+	+	+
曲	-	-	+	+
律賦	+	+	-	-
駢文	+	+	+	+
散文	-	-	+	+

“律詩”與“律賦”皆取典雅平衡體；“散文”及“散曲”均用口語懸差律；獨“詞”與“駢文”介乎兩者之間——既具典雅平衡之特徵而不爲所限、又有口語懸差之成分而不囿其全。明於此，居中而所以易偏者可以發覆矣。李漁謂：“詞宜上不入詩，下不墮曲。”此正“居中易偏”之警策也。雖爾，“詞”之所以“縱易兩偏而仍可居中”者，韻律使然也(若無詞牌與四六之律，縱有意境辭藻亦不成駢文詩餘矣)。今若襲李漁詞說而移論駢文，庶可謂：駢文以上不入散筆，下不墮律賦爲宜。要之，文之有律賦、八股，猶詩之有絕句、律詩；皆韻律齊整之極至者也(有關“齊整律”、“長短律”、“懸差律”等參《論韻律文體學的基本原理》，載《當代修辭學》2010年第一期)。

三、《六朝麗指·九》：“義山《樊南甲集·序》云：‘始通今體’其上則云‘以古文出諸公間’。是義山固以今體對古文矣。所謂今體者，義山既自名其集爲《樊南四六》則今體固指四六言也。然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有云：‘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由此觀之，六朝時已目駢文爲今體矣。”

【今箋】六朝有“近體詩”而和平仄，又有“今體文”而均四六(雖然四六一詞不始於六朝)，此皆漢語韻律文體前古未有之大事也。六朝人稱‘近’稱‘今’者，自覺與昔賢之古詩古文不同耳。以所尚之新體韻律，別於千古之舊制，是文學革命之自覺者。竊以爲：六朝人以所創之新文體取代古昔之舊文體，其文學革命不亞於近代五四取文言而替以白話，是故謂之第一次文學革命可也。韓昌黎之古文運動是復興，六朝之今體近體是革命；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六朝文創千古未有之體，二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其走向極端以至於輕浮空洞，乃文風所致，亦兼文體所限也(駢文自有駢文的局限，駢散皆有局限)。革命之初均不免“矯‘往’過正”或“趨新過度”。白話革命，不亦普天之下莫不寫口耶(黃遵憲所倡“我手寫我口”)？當是時，革命者何嘗想到文言廢棄則導致語無正式之“殘體”局面？(故而有後來書面正式語體的誕生，參《論漢語書面語語法的形成與模式》，載《漢語教學學刊》2005年第1期)然而，當時急務，要

在救亡，“制服領帶”何暇而及；故而整個社會走向極端。若謂六朝革命將文學語言引向“典雅”極端，五四革命則把文學語言推向“通俗”邊界。其間社會意義固有不同，而後代的糾偏亦自不可免。僅就文學文體而言，六朝文體之創新與革命，前無古人；此文學語言史之研究所不可不置意焉者。

四、《六朝麗指·十一》：“劉柳之《薦周續之表》：‘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窮谷矣。’上用雖字，而於明揚句上，並無而字為轉筆，一若此四語中下二語仍接上二語而言，不知其氣已轉也，所謂‘上抗下墜，潛氣內轉’者，既是如此。”

【箋】孫氏“上抗下墜，潛氣內轉”之說，雖得之於朱一新（《無邪堂答問》），然其體味之深、發凡之切，鮮有望其項背者。此說之中，實暗含一重要原理有待發覆：何謂“上抗下墜”？何以必“潛氣內轉”？今謂“上抗下墜”者，即“一氣而下”不容間歇之意。而所以必須“潛氣內轉”者，轉折之詞不潛形句中，則斷傷一貫而下之氣。轉折連詞如“而”者，自屬語法功能詞類。功能詞類在駢體文句中，若非置身節律域外，則當與韻律功能成分相並而行。然而“上抗下墜”文句之間”一則無“節律域外”之位，再則拒韻律功能成分嵌入，亦即：

雖 [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  
（而） [明揚之旨，潛感於窮谷]

上下四句必須一貫而下，氣不容斷。氣不容斷則轉詞內潛。“內潛”即含而不露，有義無音；此所以“而”字必隱形之故也。顯然，句法成分所以可潛且必潛者，韻律使然也；而韻律所以必然者，文氣運之也，是故文氣必待韻律而後形也；氣本無形，必托物而顯；故韻律乃文氣實現之物質形式也。蔽之以一言：文氣即韻律，韻律乃文氣之體也。

五、《六朝麗指·十六》：“作駢文全用排偶，文氣易致滯塞。即對句之中，亦當少加虛字，使之動宕。如付季友為宋公求加贈留前軍表‘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與後人。’任彥升《宣德皇后令》：‘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邱希範《永嘉郡教》：‘才異相如，而四壁徒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没人。’或用於字，或用而字。其句法乃栩栩欲活。至庾子山《謝滕王集序啟》：‘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更覺躍然紙上矣。然使去此虛字，將‘譬其’、‘論其’易為藻麗之字，則必平板而不能如此流利矣。於是知：文章貴有虛字旋轉其間，不可落入滯相也。”

【箋】古人善用虛字之說亦多矣！然何以然者，迄今未詳。今謂虛字乃韻律功能成分。足音、足步是其用；間音、間步亦是其用。“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中之“譬其”、“論其”，乃足音步之用。若無“其”字則單“譬”單“論”，單音不成步，勢必拮据唇吻。句中之兩“則”字乃間隔音步之用也。設無“則”字，則為：

“客游梁朝，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延譽自高”  
“譬其毫翰，風雨爭飛；論其文采，魚龍百變”

句句緊湊，間不容息；雖非不可，但“平板”而不能“栩栩欲活”如孫氏所謂者也。然何以“或用於字，或用而字”便句法“栩栩欲活”耶？今謂：虛字實可替代韻律功能成分者，或使短者變長、或使緊者為鬆。前者居音步中，後者在音步間。而文章善用虛字者，實即善用韻律

之短長、音步之緩急也。韻律齊整如一，則平板呆滯；音節長短交錯，自然跌宕栩栩如生矣。所謂“如生”者，實因虛詞弱讀，間於實字則彼強此弱，若呼吸相繼生生不已也。口語韻律所以長短不一者，本於呼吸，天籟自成也。是故長短懸差乃口語屬性(參上文第二則)。由此而論，善用虛詞者，蓋善用自然口語韻律者也。

六、《六朝麗指·十八》：“文字之有模仿，此在古人且然……然偶或為之則可，若屢見不一，不免令人生厭……夫文章模古，豈足為病。所病者落套耳。昌黎謂辭必己出，斯豈辭為然哉，於格律亦不可因人而作使之數見不鮮。”

【箋】模古之作但襲其辭者，下也；能得其神韻者，上也。然神韻談何易哉！今雖不尚模古，然研治古文學，有知古人所以模古及其所模之古者歟？不知古之所古及所以古，可謂知古乎？今謂：模仿古人神韻者必由辭句格律始，而欲模仿辭句格律者，必由韻律始。此所以習古文者舍高聲誦讀而不得堂奧之由。(習今文今語者亦然)古今之音不同，人之所諳也；古今韻律之不同，鮮有問津者也。字詞讀音，隔一江而或異，歷數代而悉變。唯韻律以單雙為計、以虛實為量(liàng)：或韻素、或音節，系統一定，雖經年而可測。故欲模古人之聲氣，未有舍韻律而求諸單字單音者也。字音雖變，韻律或存；此所以欲古人神韻，必高聲頌詠，以味其韻律者也。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一日寫於美國麻省阿梭墩城密斯題課小街三五五號墜垣齋

### The annotation of the rhythm of Liuchaolizhi

Feng Shengli

**Abstract:** Learning the ancient rhythm can help to understand the purport of Humanities of Poetry. Now we can invent the meaning through the "Liuchaolizhi" in the part of the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ythm to Annotations.

**Key words:** Liuchaolizhi ,rhythm, annotation

通訊地址：北京語言大學 郵編：100083

香港中文大學

Email: sfeng@fas.harvard.edu